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明清士人的俠遊文化及美學

明中期以來，在社會動亂的刺激下，士人「談兵論劍」之風氣極盛。他們一方面樂於與精通武技者相交往，並討論有關武技之二三事，一方面也愛在城市出遊，文藝與武藝的相交涉，讓士人的尚俠之心有了具體的投射對象，獨特的俠遊文化便漸漸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先生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演講，除談及明清士人如何經營「雅」的文化外（見上期《品味與身分——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亦簡介了其別具趣味的俠遊文化。

俠遊風尚之形成

首先，「尚俠」文化的風行，與明清士人在科舉制度下的生命活動有着密切的關係。作為一種選官制度，明清科舉制度除了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外，對這些參與的讀書人而言，它也提供了一套人生價值觀；絕大多數的士人將科舉事業的經營作為一種「志業」，以光宗耀祖為目標，藉此實踐個人之生命意義，確認個人之人生價值。然而，明代中期以來，科舉上升管道日益狹窄，而士人科考的競爭壓力也隨之加劇，不少人窮盡一生的心力，也未能金榜題名，少有吐氣揚眉者。在科舉制度的制約下，莘莘學子深受困頓，部分人選擇借物質享受自我排解，努力經營文人式的閒賞文化；部分人自覺懷才不遇，則把挫折感轉化成「豪氣」，以習練武技及叛逆的姿態試圖掙脫科舉價值的強勢支配，另闢人生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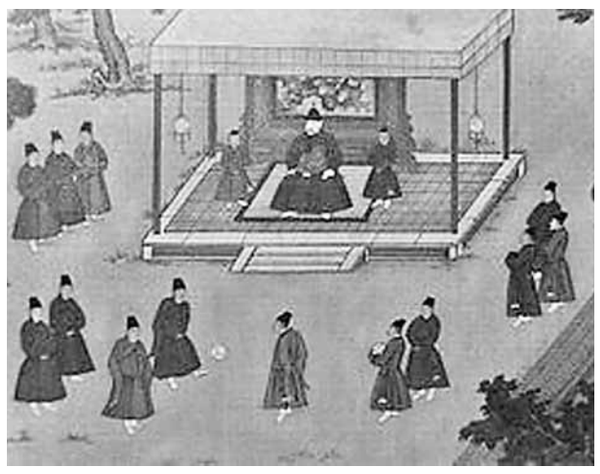
其次，明清後期的邊境及社會動盪亦助長了士人談兵論劍的風尚。明代中葉後期，國家飽受「北虜南倭」的困擾：北面的蒙古人步步進逼，明英宗及世宗時便分別經歷「土木堡之變」及「庚戌之變」；東南沿海一帶則倭寇為患，倭寇在姑蘇、浙江一帶進行搶掠，滋擾平民百姓，造成比邊境動亂更嚴重及迫切的社會問題。明末錢謙益在《牧齋初學集》卷三十六〈謝象三五十壽序〉便言道：「君初為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犁庭掃穴之事。」可見當時尚武風氣之盛行。

最後，城市的發展也造就了這種尚俠風氣。明中期以後，商品經濟發達，城市中社交活動積極展開，社會上也出現了一批熱衷於社交活動的士人，他們積極地投入、推動、組織社交活動，在他們的經營下，城市的社交活動，漸漸凝結成一個穩固的社會活動場域，進而成為自我表現的舞台。商業城市的發展，交織成一個社會場域，從而衍生出新的社會價值，個人因而得以搭掛其上，藉以確認自己的社會身分。此種關係粗略而言，可謂：城市的發展是士人交遊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遊文化則是「俠」之概念的新土。

「俠」作為一種社交文化

然而，所謂的「俠遊」生活在當時的社會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呢？王鴻泰指出，雖然明清期間談兵論劍的風氣盛行，但「俠」於當時來說實也為一種社交文化，以至生活態度。明清士人，尤其是有文人傾向的士人，有一頗為普遍、而值得注意的習氣：他們多有「不理家」、「不問家人生產」、「不事生產」之行為表現。「俠」作為逸脫，乃至對抗科舉價值的人生理想，在現實生計的層面，往往與此一表現相結合，當中大體可泛指浪蕩不羈的遊樂生活形態，其內容包含諸如：擊球、較射、倡飲、博弈、蹴踘、吹簫、調弦度曲等聲色犬馬之事。這種生活形態在明朝之前即已存在，並或盛或衰地存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而在明清社會中，這些活動則相隨於城市生活的繁盛而更為發達。

而所謂的城市繁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就是由城市的交遊活動所營造出來的，而這種交遊活動是建立在高度的金錢「浪費」上。明末大學士宋權過世後，有人勸其子宋犖繼承父親遺風「出而結交天下貴人」，與宋家情誼深厚之侯方域聞此消息後，寫信給宋犖，勸戒其勿此之舉，謂：「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侯方域此言，確屬真心實言。富家子弟散財廣交，以至於家產蕩盡者實不乏其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代中期以後城市交遊盛行以後，俠遊成風，俠的意涵乃為之擴充（或替換），竟將揮霍行為也含括進來——交遊活動往往建基於城市的高度消費之上，而在此交遊形態下，透過金錢的揮霍，或多或少也提供了個人的成「俠」之道。



■古代蹴踘圖。 網上圖片

結語

明後期士人在動亂時代的刺激下，自士大夫階層以至士人，自中央官僚以至地方士紳，都被捲入追求武力的風潮之中。在此風潮下，武力之講求有其現實性，但亦有非現實性的發展：除了藉諸武藝以張揚個人之不凡志向外，亦有人在城市中展開俠遊活動，以交朋結友來確立自己的價值。因此，晚明習武風尚及與武藝者交流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發展一方面反映了時代趨勢，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生活與文化的交匯。王鴻泰表示，透過這個過程的探究，我們可以探知到明代社會的脈動，並對明清社會文化的內在意涵及演進有更深刻的掌握。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豆棚閒話

■文：馮 磊

專業則生

巴西某人，取名拉斐爾。不過，與歷史上的同名畫家並無關係。畫家擅長作畫，主題多是聖母子。巴西的這位拉斐爾，是位不安分的主兒，犯事兒就坐了牢。

囚犯拉斐爾與人密謀越獄。他們先找了一段淋浴的鐵管子，把監獄的牆鑿了個洞。然後，試圖穿牆而過。在一名同夥成功獲得自由之後，拉斐爾也把頭伸出洞外，努力往外鑽。只是，他的肚子太大了，竟被卡在了中間。於是束手就擒。

拉斐爾的失敗讓網友們總結出以下幾條人生經驗：其一，吃飯少一點好，哪怕僅僅是從逃難的角度來考慮；其二，監獄不剋扣犯人的伙食費是對的；其三，做事情應該專業一些，尤其是越獄這樣的高難度遊戲。

與拉斐爾的遭遇不同，柏林的一個盜竊團伙就幸運多了。他們花了四年時間，用消音鑽在地下開掘了三十米長的隧道。確定已經到達銀行金庫的地下之後，又使用專業工具把一米多厚的水泥牆打開。然後，他們洗劫了接近一百個保險櫃。

在網上，網民們圍觀了這批德國盜賊的傑作：整個隧道幾近完美，四壁全部用厚重的木板和鋼鐵材料固定住，中間寬敞通透。不僅如此，高明的賊們把地道的入口做成了梅花的形狀，讓我這個中國人一度以為那是中國古代的建築通道。至於其長達三十米的地道，則頗像漢代王侯陵墓裡經常使用的黃腸題湊。——那是一種高規格的埋葬方式，整個地宮用厚厚的柏木垛成一座龐大的木質建築。

德國佬的精細，比起巴西人的粗製濫造不知高明多少倍。同樣是賊，德國人的地道讓中國網民再次領略了他們的專業和嚴謹。數年前大雨傾盆，有來自青島的消息稱，一百多年前德國人建造的下水道仍在使用。在青島，凡有這種下水道的地方，都沒淹死過人。

■電影中，那把通向自由的錘子藏在書裡。 網上圖片

有網友因此調侃說，如果把這批德國蟊賊請來搞下水道，神州大地上到處都是信得過單位啦！不過，也有人感嘆說，「有如此耐心和水準，奈何做賊？！」——言外之意，活兒如此專業，做什麼不能養家餬口？！

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感嘆說：「最聰明的人都死在監獄裡了。」這個光輝論斷，讓不少人偶爾會顧影自憐。同時，也讓不少人路過監獄的時候慨歎再三。

楊先生的觀點，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在監獄裡，囚犯、傻子不多。

事實也是如此。翻翻資料，與監獄有關的歷史事件數不勝數。其中，巴士底獄暴動就是一例。這些事件，曾大大推動了人類社會滾滾向前的膠皮輪子。當然，其前提是，死人無數。

一九四六年，年輕的銀行家安迪含冤入獄，法庭判定他謀殺了自己的妻子。這意味着，他將在肖申克（監獄的芳名）度過餘生。在監獄裡，安迪因為懂得如何幫人逃稅，而贏得了監獄長的青睞。

不久，有小偷銀鐺入獄。這名小偷竟然掌握着安迪被冤枉的證據。為此，安迪找到監獄長，希望獲得自由。但監獄長卻將小偷殺了，目的是讓安迪繼續為自己服務。

嚮往自由是人的天性，安迪通過艱苦卓越的努力，用一把錘子把監獄厚厚的牆壁打出了一個洞，在雷電交加的夜裡逃了出去。這，是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主要情節。

安迪使用的那把錘子，一直安放在監獄長的書櫥裡。在監獄長的眼皮子底下，這把錘子被封閉在一本《聖經》裡。那本書的中間，事先被鑿空，成為一把錘子的形狀。把錘子放進去，然後合上書頁，一切都天衣無縫。就是這把錘子，讓安迪得以逃生。

以上，讓人明白了一個道理：專業則生。

越獄如此。其他，也是如此。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星 池

融 入

輕輕回顧二零一二年，曾觀賞一些由聾人主導的戲劇表演。聾人有獨特的溝通語言，被賦予出色的形體動作及表情，演出每每糅合默劇、舞蹈及手語歌等跨媒體元素。戲劇藝術從不遠離群眾，反倒源於生活。事實上，香港的聾人戲劇正在發展，若干聾人藝術團體因獲慈善基金贊助，能走進設備較優厚的劇院正式公演。去年，香港藝術中心亦主辦了首屆「香港聾人戲劇節」，邀請本地四個相關團體，上演兩個節目，讓社會大眾接觸聾人的藝術文化。

當中一大特色，是於劇中嘗試摻合手語歌。故事往往是健聽與聽障人士闖進彼此的世界，從而帶出聾人在現實生活遭遇的難題，如無法使用電話預約服務等。六月時，上環文娛中心劇院便上演了手語音樂劇《無耳兔的自畫像》，男角因交通意外而聽力受損，重回職場受到歧視，經過與一群樂觀的聾人相處後，拾回自信與自我。九月，由聽障人士主演的音樂劇《聰鳴蜜語》亦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公演，健聽人士走入聾人的世界，矛盾漸生，最終覓得溝通的平衡點。此類演出，除卻可鼓勵聽障人士，也讓進場的健聽觀眾有所體會，消除誤解，打破隔膜。既活在同一片土地，誠心溝通，便可達至傷健共融。

另一方面，亦有純粹想觀眾感受聾人的藝術，並沒訴說聾人困境的戲劇演出。運用默劇、形體動作及燈效等手法，讓公眾認識他們的文化。如上述，香港藝術中心主辦的「香港聾人戲劇節」，先在九月於麥高利小劇場上演《抉擇》，以歌舞劇團為骨幹，呈現真愛與金錢榮耀之間的掙扎抉擇。後於十一月在壽臣劇院公演節目二：《時空之旅》和《我的機械夢情人》，前者細數香港開埠至今不同時期的重大事件，後者則探討人性及反思何謂真愛。

聾人藝術團體，除藉戲劇傳遞正確和積極的信息，也能給聽障人士在舞台一展所長的機會，融入社會。去年，香港的聾人戲劇演出，該比我所知更百花齊放。

此外，本港有一種名為「全民通達專場」的服務，透過「香港展能藝術會」與「賽馬會藝術通達服務中心」合作，提供字幕、口述影像及劇場視形傳譯，讓聽障及視障人士能無障礙欣賞戲劇表演。例如本地劇團「Theatre Noir」，自二零一一年起的主要劇目常設「全民通達專場」，讓所有人融入主流的戲劇藝術當中。

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不同能力人士該可無障礙欣賞戲劇藝術，提高生活質素。縱使，曾觀賞的聾人戲劇節目，當中有優有缺，或內容宜再深化，或故事轉折上應處理得更仔細，不過，期盼聾人戲劇能有機會繼續成長。坐在觀眾席而健聽的我，融入其中，享受他們的演出。

亦有可聞

■文：青 絲

雷公根

南方春早，蟄雷響過不久，田野上的雷公根就四處冒出頭來，開始蔓延滋生，尤以池塘、溝渠及低窪的坵荒野地，最為多見。其葉片圓翠如錢又聯綴成串，葉柄細長柔嫩，很好辨認，故又有一個別名叫做「連錢草」。其實，這種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學名叫做「積雪草」，嶺南一帶之人多呼為雷公根，喻其因春雷而萌發，像是雷公埋根於土，落地即能長大。

雷公根在民間是應用範圍很廣的藥用植物，其性寒涼，有清火祛濕、利尿通便的功效。過去人們遇到風熱感冒、咽喉疼痛，多是到野地裡拔一把雷公根，拿回家煎水喝。小孩子調皮，爬樹或嬉鬧時摔破了手肘膝蓋，也常是採幾株雷公根，用嘴嚼爛了敷在傷處，可消炎去腫。以往每到夏天，街頭上就有專賣雷公根涼茶的小攤。小販推一輛木頭製成的四輪小車，上面放一個很大的搪瓷保溫茶缸，到了人群稠密的街口，隨便一停，就足以吸引過往路人的注意。

賣雷公根涼茶是無須招牌的，只須用透明的玻璃杯盛着色澤濃綠的鮮搾雷公根汁，逐層擺放在小車上，前面再堆幾叢新鮮採下的雷公根，就是天然的廣告。路過的行人，飯後出門散步的居民，看到後，都會忍不住買一杯來消消暑，兼而疏散風熱。小販用搾汁的機器，將洗淨的新鮮雷公根打成濃汁，加入適量的冰糖，再經過冰鎮，存到搪瓷保溫茶缸裡，就是人人愛喝的涼茶了。雷公根略帶苦澀之味，還有一股青葉植物特有的青氣，加糖後再經過冰鎮，就順口多了。即使平時不愛喝涼茶的小孩，對雷公根汁也不會排斥，因為那甜絲絲、冰涼沁心的滋味，會讓人忘了其藥性，完全當成一杯清涼飲料來飲用了。

■雷公根 網上圖片

也有人把雷公根當作菜吃，亦是看中它性寒清熱的功效，用於調養生理機能。如一些長時間在電腦前工作的人，把從野地裡新採下來的雷公根洗乾淨，加上剁碎的肉末一起滾湯吃，說是可以緩解疲勞，清心明目。還有人把雷公根切碎了，與調和了鹽味的雞蛋液一起攪勻，煎成蛋餅狀，作為養生卻病的藥膳菜餚。

另在盛暑之際，人們常會煲湯補充水分，精於飲饌的人，會在食材中添加一小把雷公根，平衡其它食材的燥性。做法是將骨頭用沸水焯過，去掉血水和腥味，再添加荸薺、胡蘿蔔、紅棗等食材同煲，最後加上一小把雷公根增味。湯煲成後，雷公根即可撇之不食。一來可使湯水清淡適口，潤而不膩，二是可使溫寒不同性味的食材調和平衡，有更好的養生保健效果。

在傳統的醫食同源、藥膳同功的飲食文化當中，有無數像雷公根這樣的藥用食材，除了令食物的味道千變萬化，中國人也通過調和平衡這些食材，詮釋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玄妙境界。

手寫板

■文：吳翼民

當當船

蘇州無錫一帶的百姓從前的交通工具主要靠的舟船。莫奈何啊，太湖流域，河湖港汊縱橫交錯，要生存過日子、生產求發展離開舟船怎麼能行呢？

三千多年前泰伯奔吳、肇開勾吳古國、斷髮紋身、從俗化俗，開掘中國第一條運河伯瀆港，發展水利和交通為一大要務，那個時候就有了船的雛形。筆者曾去常州淹城遺址觀瞻過一種獨木舟，也許就是最早最原生態的船隻了。到了吳越春秋時，船隻不僅是生活生產必不可少之工具，也是戰爭的重要器具，史載吳王就曾在太湖邊建造過大型雙層「戰艦」——艅艎，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水戰——吳越夫椒之戰中建立過殊勳呢。

歷史的長河緩緩流淌，到了晚清時代，中國歷史上第一艘蒸汽機輪船也誕生在舟船之鄉長江南岸、太湖流域。此船名「黃鵠」，係無錫人徐壽和華蘅芳的傑作。嗣後，小火輪便在江南的水域日漸活躍起來了，民國年間，蘇州和無錫廣袤的鄉鎮間就有了小火輪客船，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末葉，直到公路鐵路交通飛速發展，小火輪客船方始絕跡。筆者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多次搭乘小火輪分別從蘇州和無錫去杭州旅遊過。蘇州到杭州穿越的是京杭運河，需一宿時間，隔夜上船，臥鋪，次日黎明便抵達杭州，沿途經過許多的水鄉小鎮，夜色朦朧的河水裡月光搖曳，拱橋如駝背的老人，偶有一串評彈的彈唱和一兩聲賣「火腿肉粽子」的叫賣聲傳來，饒有情致；從無錫到杭州則要穿過三萬六千頃的太湖，也是一宿工夫，臥在船艙裡，望着艙外黑影重重的島嶼、聽着湖波拍打船舷的聲響，心胸為之開闊且寧靜。那個時期小火輪穿梭般行駛在江南各河道裡，煞是熱鬧，附帶着船上的經濟也有聲有色——有兜售各類日用商品和土特產品的，有賣唱表演的，有算命看相的……半天的路程一點也不覺得寂寞。

但是，小火輪畢竟只通市鎮，更面廣量多的鄉村是沒有福氣享受這等便利的，於是就有了航船和「當當船」作為替代。航船是那種體量較大的木船，通常掛帆，以貨運為主，也載客人，是貨客兩便；「當當船」則是輕便的客運船啦。這兩種船應是清末民初一種名叫「無錫快」的船舶之後續。「無錫快」以快速著稱，有風則張帆，無風則多人快搖，裝飾豪華者演變為遊船，或大樓船、或小遊舫，隨供船菜，亦伴以吹奏演唱，奢華者還有妓女陪侍花酒。這種遊船在江浙一帶旅遊區頗負盛名。

然而，尋常百姓打交道的只是航船和「當當船」。所謂的「當當船」是以鳴小鑼為開船和到船信號者。鑼聲「當當」，在靜寂的村莊迴響，格外清脆，鄉親們便稱其為「當當船」了。江南多才俊，很多名人就是乘着這種「當當船」離鄉別土，到城市裡發展，馳騁京滬香港甚而走向世界。其如無錫東鄉鴻聲鎮鄉下一條嘯傲涇的小河邊就有六位錢氏名人院士——錢穆、錢偉長、錢令希、錢臨照、錢易、錢俊瑞與「當當船」有着不解之緣。筆者與錢氏族人訪談，老一輩能說出這些名人與船的小故事呢——

錢偉長係中國科學泰斗「三錢」（另二人為錢學森、錢三強）之一，幼年喪父失怙，靠叔叔錢穆撫養成人。一個時期，錢偉長孤兒寡母隨着叔叔錢穆一起在鄰鎮蕩口生活。少年錢偉長每月一次必回老家鴻聲鎮七房橋村領取錢氏懷海義莊接濟的莊米。於是這十幾里的路程全靠「當當船」幫助了。

經常是這樣的過程，小偉長坐着「當當船」從蕩口來到七房橋，先去義莊領好一個月的莊米，放到水碼頭邊上，然後返回老宅向各房的親戚長輩請安，再就是跟年齡相仿的兄弟姐妹交流讀書的心得、做遊戲。小偉長雖然人長得個頭矮小瘦弱，卻因為跟着叔叔錢穆耳濡目染文化知識的緣故，特別懂事理，講起所見所聞描聲繪色、頭頭是道。玩得盡興了，倘若「當當船」還沒有到，他會在親戚家吃上一些點心，或乾脆就用了便飯。當聽到一聲聲「噹噹噹」的鑼聲，知道船臨碼頭了，他會扔下碗盞，飛奔向碼頭，把領到的莊米扛到船上，揮手向小夥伴們道別。